

湖畔之夢

赫曼·赫塞著 蘇念秋譯





湖畔之夢

赫曼 赫塞著 稣念秋繙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館卡號：60-1069

湖畔之夢

晨鐘新刊②⑦

N②⑦

著者：赫曼·赫塞

譯者：蘇念秋

發行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話：783478

郵購帳號：16248

香港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刷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新臺
美金

初版：中華民國60年10月30日

再版：中華民國62年7月30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譯者的話

赫塞不是一位相信命運的人，他的作品都是他在這，可是他的一生却一直在探索他自己的人生，想在裏面尋找出命運的軌跡，同時他也借此出來的問題加以人類的命運問題，再站在整個人類命運的荒野上回首凝視他自己的命運。

他不但對他個人與世界之間的種種關係在他个人身上所激發出來的問題加以注視、沉思，而且也細細體味他自己每一刹那生命過程中心靈的感受和人生哲學。

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條不斷尋找自我途程」。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在這條途程上奔波、徘徊、掙扎、靜立回首、向前眺望……的時候從他心靈境界中所流露出來的一點痕跡，一葉片斷。

「湖畔之夢」吐露了他心靈在第一次婚姻中所歷經的失望、頹喪、幻滅、解脫、和新生；也吐露了藝術使他走上了一條寂寞的道路，在路上，他甚麼也沒有，只有藝術和展望前程心中所憧憬的未來。

二

譯者所根據的是紐約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書店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英譯本。英譯者 Ralph Manheim 先生是美國一九七〇年全國最佳翻譯獎得獎人。

原書是德文本，書名是 Rosshalde。英譯本書名也是一樣。日文譯本是「湖畔之家」。本書書名「湖畔之夢」是郭震唐兄爲譯者取的。

三

譯這本書的期間譯者的生活比較波折，中間經過「生病」、「隱居」、「休養」、「復元」等過程。如果沒有白先敬兄的鼓勵使譯者提筆續譯，這本書與讀者見面的時間不會這麼早。

四

最後譯者還要向老友羅恨天致謝，因爲這本英譯本乃是今年二月間他特地從美國給譯者寄來的。

蘇念秋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午於晨鐘出版社

湖畔之夢

十年前覺安·斐拉古買下湖畔別墅搬進去住的時候，那裏還是一座久無人烟的古老莊園；花園裏的小徑上蔓草叢生，長凳上青苔斑斕，石階上裂痕處處，公園裏一片凌亂、荒蕪。大約八畝大的莊園上僅有的建築是那幢漂亮而稍微有點破爛的莊園宅第和馬房，和公園裏的一小幢教堂似的避暑別居——它的門斜掛在彎了的門鏈上，它的牆上以前是掛貼着藍色的絲綢，而這時候却都發霉生苔了。

一買下這個地方以後，這位新主人就拆掉了這幢教堂似的小破舊房子，只留下門前的十級古舊石頭臺階，一直通到魚池邊上。在這塊舊基上，斐拉古蓋了一間畫室。七年來，他都是在這個畫室中作畫，和消磨他大部份的時間。他本來是住在莊園宅第裏。後來家庭中間的不和一天增加，演變的結果，他把大兒子送到寄宿學校裏去，把宅第讓他妻子和僕人們住，他在畫室旁邊加蓋了兩間屋子，自己就住在裏面。從那時候起，他就像個單身漢似地在那裏生活。這樣實在是可惜了那幢漂亮的宅第。斐拉古太太同她七歲

大的兒子畢耳只住在樓上。雖然她也招待訪客和來賓，但是他們來的並不很多，因此一年到頭好多個房間都是空着的。

小畢耳是父母雙方的寶貝，也是他父母之間唯一的連繫；他不單單保持着宅第與畫室之間的某種連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也是湖畔別墅唯一的統治者和主人。斐拉古先生的領域是他的畫室、湖畔、和保護鳥獸的禁獵地；他妻子的地區是邸宅、草場、和有菩提樹、栗子樹的小樹林。他們倆彼此很少涉足到對方的區域裏，只有在吃飯的時候，畫家通常是到宅第去用餐。

只有小畢耳一個人沒有看出這兩種生活之間和兩個天地之間的界線，事實上他幾乎也是不懂。他在老房子裏隨隨便便地進進出出，就如同他在新房子裏一樣；他在他父親的畫室裏和書房裏有多麼自由自在，他在宅第的迴廊上和畫廊上，或者在他母親的各個房間裏，也是同樣地自由自在。栗子樹林裏的草莓是他的，菩提樹林裏的花也是他的，他是湖中魚的主人，也是浴室和狹長平底小船的主人。對待他母親的婢女和他父親的僕人羅柏，他覺得他自己是主人，同時也是被保護的人。在他母親的訪客和賓友的眼中，他是那宅第女主人的兒子；在那些有時候到他父親畫室來同他父親講法語的紳士們面前，他是畫家的兒子。

他父親的臥房裏掛着他的畫和相片，他母親的幾個房間裏貼着淺色飾紙的牆上也掛着他的畫和相片。他非常幸運，他的境況確實是比那些有和陸相處的父母的孩子們的境況好。他的教養沒有受任何計劃的限制和拘束。一旦有時候他在他母親的天地裏惹了麻煩，他父親的湖畔領域就成了他安全的避難所。

這天晚上畢耳很早就睡了。到了十一點鐘，宅第的最後的燈也熄了。晚上覺安·斐拉古同朋友們在城裏酒店裏消磨過去，午夜之後很久，才獨自歸來。當他大踏步在芬芳而陰雲滿天的初夏深夜中走的時候，

酒和烟，暢朗的笑聲和荒唐的笑話所造成的氣氛，已經從他身上消逝了。他一面在穀子已經長熟了的黑暗田間路上機敏地走，一面神知清醒地呼吸着溫暖，潮濕，稍微濃厚的夜間空氣。走到湖畔別墅，那裏一團團的樹頂靜靜地襯着蒼茫的夜空。

走過莊園的門口，他望一望那幢宅第，它那高貴鮮明的正面在黑黝黝的樹身相襯之下顯得很清楚，很迷人。有幾分鐘的時間他是以一个過路人的愉快和陌生來凝視着眼前這幅可愛的景象。之後他又沿着籬笆走了幾百步，走到他自己開的小通道口，從那裏有一條秘密的小徑穿過樹林一直通到畫室。這時候他的感覺非常清醒，敏銳。他穿過雜草蔓生的昏暗的公園向他的畫室走。籠罩着湖的黑沉沉的樹頂似乎張開了，眼前呈現出了一片暗灰色的天空，然後面前就是畫室了。

躺在完全寂靜中的小湖差不多是一片黑。湖面上微弱的光亮像是一張無限薄的膜子，或者是一層纖細的塵埃。斐拉古看看手錶，時間差不多快到一點了。他打開邊門，走進起居室，點上一根臘燭，然後幾下子就把衣服脫掉，光着身子走出去，慢慢走下寬敞的石頭臺階，走進湖裏，湖水立刻就在他膝蓋前柔和的小漣漪中一閃一閃地發光。

他跳進水裏游了一陣子，突然之間感覺到很疲倦，這是在反常的方式下消磨了一個晚上的結果。於是轉身游回來，起來走進屋子，水由身上滴下。他拉一件浴衣披在肩頭上，把修剪得短短的頭髮上的水擦掉，光着腳走上石頭臺階跨進畫室裏。那是一間大而空虛的屋子。他一到了裏面動作很急躁，馬上把所有電燈都打開。

他忙走到畫架前，上面放着一小幅畫布，過去幾天他都是在畫這幅畫。他彎下腰，兩隻手撐在膝蓋

上，仔細盯着畫看，新塗上去的顏料在強烈的燈光下發出反光。有兩三分鐘的時間他就是這樣靜靜不動地注視着整個畫面，從第一筆看到最後的一筆，最後，整個畫在他的眼中有了生命。最近好幾年來，在動筆畫畫之前，他已經習慣於在夜裏睡覺以前除了正在畫而尚未完成的畫以外，甚麼都不想。這時候他關掉電燈，拿起蠟燭，走到臥房裏去。那房門口掛着一小塊石版，他拿粉筆在上面草了一行大字：「七點叫我，九點喝咖啡。」然後他關上門上床。他一動也不動地在床上躺了一下子，眼睛睜着，盡力使那幅畫完全顯現在他眼膜上。把這畫看够了之後，他閉上他那澄明的灰色眼睛，輕輕舒一口氣，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羅柏在指定的時刻來把他叫醒。他一醒就起來，扭開龍頭用冷水洗過臉，穿上一身褪了色的灰色粗布衣服，進到畫室裏去。僕人已經把厚重的百葉窗都拉開了。一張小桌上放着一盤水菓、一玻璃水瓶水。一片黑麵包。他若有所思地拿起麵包一邊吃，一邊站在畫架前面看着畫。他在屋中走來走去，又咬了幾口麵包，伸手由玻璃碗裏抓了一些櫻桃吃，看到桌子上有一些信和報紙也不去理會它們。過了一會兒，他又坐在帆布摺椅上全神貫注地看着畫。

這小幅畫上畫的是一片接近地平線的清晨景色。這景色是他在一次旅途中看到的，他當時還把它速寫了下來。

在那次旅行中，他在萊茵河上游一個鄉下小旅館住了下來。他去拜訪的那個朋友不在家。那天晚上下雨，他就在酒吧間裏消磨，整個屋子裏都瀰漫着烟，他過得很不開心。夜裏也沒有睡好，因為房間很潮濕，又有石灰水味和霉味。稍微睡了一下子他就突然醒過來了，身心都感到怪不舒服。這時候天還沒有亮，旅館的大門還是鎖着的。他從酒吧間的窗子爬出去，到附近萊茵河邊解開一條小船的繩子，在朦朧曙光下朝

着緩慢流動的河面上划去。

在河的那一邊，當他要轉彎划回來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漁夫坐在船上向他划過來。在雨中黎明的寒冷而微微顫抖的魚肚白曦光中，那漁夫和船只是個暗淡的輪廓。那隻船似乎大得奇怪。這片景象和奇異的光色立刻就使斐拉古迷住了，他住槳不划，那漁夫的船離他又近了些，停在一個浮標旁邊，由清涼的水裏拉起一個捕魚機，帶上來兩條寬身暗銀色的魚，濕濕的鱗片在灰暗的河面上閃閃發亮，接着劈拍聲響，掉在漁夫的船上。

斐拉古要那漁夫等一下，他拿出簡便的顏料盒，爲這片景色畫一張水彩速寫。

那天他就在那村子裏消度，畫畫速寫畫，看看書；第二天早晨他又到野外去畫，然後就繼續他的旅程。從那時候起，他心裏就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回味着這番景色，同時又爲了捕捉不住它的靈魂因而無從動手畫而痛苦。最後這幅畫終於在他心中成形了。到現在他已經一連畫了好幾天，差不多快畫完了。

他通常都是在大太陽下面或者在樹林裏公園裏斷斷續續的光線中作畫，結果畫上飄忽如銀似的冷淡沉靜總是給他添來很多苦惱。不過這却又讓他看到了一種新的韻調。一天以前他發現了一個很滿意的解決辦法，現在他感覺到這張畫是一件難得的好作品，是一幅太值得讚美的寫生畫。大自然神秘之流之中的片刻撥開了畫中鏡一般的平面，顯露出一股猛烈而充份的真實生命的氣息。

他目不轉睛地仔細端詳着畫面，然後在調色板上調色，琢磨各種顏色的韻調，差不多所有的紅色和黃色都不見了，幾乎不像是他平常的調色板了。

畫完了河水和天空，畫面上洋溢着一種冷酷的，不親切的光暈，岸上的叢林和樁子在潤濕青灰色半明

半暗的光線中像影子似地漂浮；水上那條生硬的小船顯得是與具體形象脫了節，不真實；那個漁夫的臉孔是啞的，輪廓也不清楚，只有他伸出去抓魚的那隻沉着而穩靜的手是不折不扣地散發着真實的生氣。一條魚在船舷的邊緣上跳，身上的濕鱗閃閃發亮；另外那條魚安安靜靜地躺着，它張得圓圓的嘴上和因恐懼而僵硬了的眼睛裏充滿了動物的痛苦。整幅畫的味道是冷酷的，差不多淒慘到殘忍的地步，不過却是完美般地寂靜，上面只有一些簡單的象徵筆觸，它們是藝術品所無法缺少的，也就是由於有了它們，我們才不僅感覺到整個大自然之中那種悶人的神秘和艱奧，同時也以一種愉快而驚奇的胸懷去喜愛那種神秘和艱奧。畫家畫了大約兩個鐘頭以後，僕人敲門了，聽到主人不在焉地應了一聲之後就推門進來，靜悄悄地輕輕把咖啡壺，杯子，餐具放好，把椅子放好，靜靜地等了一會兒，然後輕輕壯着膽子說：「早飯好啦，斐拉古先生。」

「來啦，」畫家一邊說，一邊用大拇指指頭擦掉他剛剛在那條跳起來的魚尾上畫的那一筆。「有熱水嗎？」

他洗了手就坐下來喝咖啡。

「羅柏，給我吧烟斗裝好，」他興緻勃勃地說。「就是沒有蓋子的那個小的，它一定是在我臥房裏。」

羅柏去找烟斗。斐拉古喝咖啡喝得很起勁。咖啡很濃，喝了幾口之後，近來拼命工作的結果使他所感到的頭暈和疲勞就像晨霧似地散逝了。

他從羅柏手裏接過烟斗，讓他替他點上，他深深地吸着濃香的烟，烟的力量和味道把他喝了咖啡之後

的精神提得更高更清醒了。他指着他的畫說：「羅柏，我相信你小時候是常常釣魚的，是不是？」

「是的，斐拉古先生。」

「你看看那條魚，不是跳着的那一條，是另外張着嘴的那一條。嘴畫得對嗎？」

「畫得對，」羅柏說的時候心裏很疑惑。「你知道得比我還清楚，」他又加上一句，語氣裏面有點責備的味道，好像是在主人的問話裏面感覺到嘲弄。

「不，你說得不對。一個人最早也要到十三四歲的時候，才能真正把東西看得清清楚楚，從那時以後，一直到老，他都是保持着這份經驗。我小時候在魚這方面一點也沒有經驗。所以我才問你。現在你告訴我，鼻子畫得對嗎？」

「畫得好，畫得完全對，」羅柏很高興地說。

斐拉古又站起來看他的調色板。羅柏看着他。對於他主人眼睛中所流露着的專心和因此而顯得差不多沒有神氣的眼睛，他很熟悉。他明白，他、咖啡、和他們之間剛才的一點點談話正從他主人的心上消逝。他也知道要是隔一會兒再同他說話，他就會好像是從熟睡中被驚醒一樣。那很危險。羅柏收拾桌子的時候看到那些信還是在那裏沒有動過。

「斐拉古先生，」他輕輕地說。

畫家仍然聽得到。他回頭瞪了一眼，樣子完全像是一個精疲力竭的人到了快要睡着了的地步。

「你的信。」

說完了這句話，羅柏走出去了。斐拉古神經激動地擠出一滴鈷藍色顏料到調色板上，把那顏料管丟到

那張鉛板鋪蓋的小桌子上，然後開始調色。可是這時候他感覺到羅柏的那句話在他心裏引起的苦惱，於是他急躁地放下調色板，把信檢起來。

一封是事務方面的信，一封是邀請參加贊助一個畫會畫展的請帖，一封信是一個報社要他提供一些他傳記方面的資料，一封裏是帳單——可是當他一眼看到一個信封上他非常熟悉的字跡的時候，一陣高興震撼他全身；他拿起那封信，愉快地唸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的每個字，看了那些飛舞奔放而猛烈的筆劃所散發着的強烈性格，他心裏很舒暢。他仔細看看郵戳。郵票是意大利的，它不是拿不勒斯的，就是劍諾的。這樣看來他的朋友已到了歐洲，離他不遠了，幾天之中就能見面了。

他懷着喜悅所感動了的心情拆開信，每一行都是短短直直的，字裏行間の間隔很嚴整，他一邊看心裏一邊湧起欣慰。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在最近五六年之中，除了工作和他同小畢耳在一起的時候外，他唯一的真正快樂就是接到這位在國外的朋友隔很久才偶爾寄來的一些信。可是現在，正當他滿懷歡欣期待着與好友重逢的時候，一想到他沒有愛情的乾枯生活，一股朦朦朧朧不愉快的羞愧感又佔據了他。於是他慢慢唸起信：

覺安：

像以往一樣，我這次再度回來後最先接觸到的歐洲文化代表就是意大利的塔斯康產的紅葡萄酒，細通心粉，和酒店外面小販的喧叫聲。拿不勒斯這地方五年來甚麼都沒有變，比起來，上海或者星加坡還算是改變了一些。我覺得這是好現象，這倒讓我希望我一回到故鄉也能看到一切都還是原來那樣好的。後天我到劍諾，我的侄兒實在那裏接我，然後我同他一道拜訪我們的一些親戚。我不希望他們

一個個都對我表示同情；因為我坦坦白白地告訴你，在最近四年裏面我連十塊銀元都沒有賺到過。我預計大概要花四五天工夫料理一些急迫的家務。然後到荷蘭去辦理一些業務，差不多也要佔去五六天時間。所以這樣的話大約在十六號那天我應該會同你見面了。到時候你會接到我的電報的。我想在你那裏住上十天或者兩個禮拜，這段日子我會妨礙你的工作的。你已經變得非常出名了。如果二十年前你經常說到的成功和名聲是即使一半真實，現在你也一定爲之糊塗的。我打算向你買一些畫，先前我關於生意狀況的訴怨乃是一種策略，目的是要把你的畫的價錢壓低。

我們都老了，覺安。這次是我第十二次路過紅海，也是第一次受不了天氣的炎熱。樹蔭下也有一百一十五度。

你想想看，只有兩個禮拜了！這段日子我要喝掉你一瓶葡萄酒。已經四年沒有見面了。

這個月九號到十四號，你要寫信給我可以寄到比利時安特衛普城歐洲大飯店。如果在我的行程所經過的地方你有畫展，告訴我！

奧圖

六月二日夜于拿浦勒斯

他非常高興，不禁把這封筆劃剛毅硬朗標點強烈突出的短信又看了一遍。然後到角落上從一張小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份日曆，一邊看一邊滿意地擺頭晃腦。到月中的時候，有二十多幅他的畫要在布魯塞爾市展出。這是件好事情。這意思就是說他的朋友來見到他之前至少會先對他有個好印象，一個他可以引以自傲的印象。奧圖銳利的眼光他頗爲敬畏，同時他也沒有辦法對奧圖隱瞞他最近幾年來生活中的淒涼。所以

如果奧圖先看了他的畫展再來同他見面，這一切反而會好些。

他似乎看見了奧圖以一種大洋那邊的洒脱的粗野姿態大踏步在布魯塞爾畫廊中走來走去，仔細看他的一些畫，一些他最好的畫。同時一想到已經把它們送去那裏展覽，他心裏就充滿了高興，雖然只剩幾幅還沒有賣掉。於是他立刻寫了一封信寄到安特衛普市給奧圖。

「他依舊記得每一樣事情，」他很愉快地想。「他說得對，上次我們差不多是完全沒有離開過紅葡萄酒，有一夜我們還真地喝醉了。」

仔細想想，他想起他自己很少去的地下室裏已經確實沒有莫塞爾出產的葡萄酒了。他決定叫店商當天就送幾箱來。

他又坐下來開始工作，可是却感到心力分散和不安，沒有辦法再恢復起心無雜念的狀態，而只有在注意力完全集中的時候，一些美好的靈感和想法才會飄然而來。於是他把畫筆放到玻璃杯裏，揣起奧圖的這，躊躇不定地信步走出屋子。平靜如鏡的湖面向他閃閃耀光。天已經完全大亮了，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晴朗夏日，陽光洒照的公園裏迴盪着許多鳥聲。

他看看錶，該是小畢耳早上功課完畢的時候了。他漫無目的地穿過公園，心不在焉地望着洒滿了由枝葉間散落下的碎光的褐色小徑，一邊朝房子那方向聽，一邊走過小畢耳那個有鞦韆和沙堆的運動場。最後他到了菜園，一時興起，他抬頭向高大的七葉樹上密密麻麻的枝葉所形成的一大片冠蓋看，也看看最後還明亮着的蠟燭。一羣一羣的蜜蜂圍着籬笆上許多半開的玫瑰蓇葖飛，牠們飛來飛去的營營聲造成了一陣一陣柔和悅耳的聲浪。宅第那個有趣的小角樓上的鐘聲響了，聲音從暗暗的葉叢傳過來，可是響的數目和時

間不對，這使斐拉古又想起了畢耳。畢耳最自傲的雄心就是等以後長大了的時候要修理鐘錶。

這時候他聽到了籬笆那一邊的說話聲和腳步聲。在園子裏麗日普照的空氣中，輕輕伴隨着這些聲音的還有蜜蜂的營營聲、鳥們的啼唱聲、和那慢慢隨風蕩漾的康乃馨香和豆花香。他聽出那聲音是他妻子的和畢耳的。他站住不動，專心傾聽。

「它們還沒有熟，你還得等幾天。」他聽到那位母親說。

畢耳的回答是一陣笑聲。在這一剎那間，在微風的懷抱中，這寧靜翠綠的花園和母子之間這番天真爛漫的對話中流露出的溫柔的共鳴，似乎是在期待的夏日寂靜裏從斐拉古自己孩童時代遙遠的花園裏重現在他的眼前。他走到籬笆旁邊，由葉子的縫裏朝園子裏看，他的妻子正身著便裝站在滿是陽光的小徑上，一手拿着一把剪花剪刀，一手挽着一個精巧雅致的褐色籃子。她離籬笆還不到二十步。

畫家望了她一會兒。她那高大的身子正彎腰伏在花上，她那幻想破滅後嚴肅的臉孔完全被一頂柔軟的大草帽遮蓋住了。

「那些花叫甚麼名字？」畢耳問。他褐色頭髮在陽光下閃閃生光。他穿着短褲站在那裏，腿很瘦，被太陽晒得發亮。在他彎腰的時候，他那被晒成深紅色頸子下面背上白白的皮膚就由寬大的短衫下面露出來了。

「康乃馨，」他母親說。

「哦，這個我知道，」畢耳說。「我是想要知道蜜蜂把她們叫做甚麼。牠們蜜蜂語中一定也有這花的名字的！」

「那當然，不過我們却沒有法子知道，只有蜜蜂牠們才知道，也許牠們把這些花叫做蜜花。」畢耳想了一下。

「那不好，」他最後說道。「牠們在苜蓿花或者金蓮花上面也能採到同樣多的蜜的。牠們總不能把各色各樣的花都用一個名字來叫啊。」

那孩子正在看一隻蜜蜂看得出神，那隻蜜蜂正繞着一朵康乃馨飛，一下子停在空中不動，兩片翅膀飛動得營營響，然後像個餓鬼似地一下子就鑽進花心裏去。

「蜜花！」他輕蔑地說完就不說話了。他很早以前就發現頂好看和頂有趣的東西，也就都是人所不明白或者無法解釋的東西。

斐拉古靜靜地站在籬笆後面聽，他望着他妻子那張平靜真摯的臉容，再望望他兒子那張可愛，早熟而虛弱的面孔，這時候他呆住了，心涼了。他想到往昔的幾個夏天，那時候他的第一個兒子正是現在畢耳這麼大。現在他已經失去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母親。這個孩子他不想再失去，絕不再失去。就好像一個小偷偷站在籬笆後面看着那個孩子一樣，他要在那孩子引誘過來，贏取過來。要是連這個孩子也不理他，離開他，他也就再也沒有意思活下去了。

他靜悄悄地邁過綠草茵茵的小徑由樹蔭底下溜走。

「我不是個應該遊蕩的人，」他激動地想到這一點之後，把心一收，堅定起自己，回到畫室裏去作畫。他壓制住心裏的煩惱並且沉醉到老習慣裏面之後，那種孜孜不倦的奮發又湧湧起來佔據了他，不讓他分心，使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面前的工作上。